

七星潭

七星潭還是那樣的七星潭

浪也還是那樣的浪

旅人的夢尚未沉睡

神祇的眼睛也尚未回到那遙遠的

天上

和雲影和山的形狀

記憶與時間的顏色

交會在絕對平衡的直線後方

「潭是淡水，海是鹹，」我挑戰地說在曾經

當阿波羅最後的戰火正緩緩熄滅在雲堆的千層

編號早已被汗雨吻走的小船正沿著補網的極限處巡查

「是什麼力量讓你繼承了這名號？」

從日治的水泥底下，時空的遠方

在不捨的撤退之後，無言的死亡

當呼吸永遠急促的直升機頻繁自中央大山橫向因戰火

而起霧的那方

皺眉擠壓向未曾解識的過去彷彿

彷彿真是孩童在乎的風媒，鈴鐺，螢火蟲和

星光

彷彿就是小風追逐的背心，短褲，拖鞋還有

鷹的瞳孔與鵲的歡唱

「不會真是憑藉愛的力量吧？」

一個不普通的觀念，一種難以實踐

愛是抽象的光嚮導背負著三對翅膀

然後夜的黑紗便將無聲涼過後來的襯衫

皮鞋和西裝褲

將白未白的髮

牛的睫毛和蜂的懶腰

案前黃光下久久聽說在
曾經

七個神祇恆常悠遊的領域
有死而復生的冒險家

有雲影山影的變化與絕對

絕對平衡的直線前後疊藏記憶和
時光

七星潭還是那樣的七星潭
浪也還是那樣的浪

我也還是那樣的我

(二〇二四・三月)

走去

我們就向七腳川的源頭走去

當快車風起的沙塵還未能落在這麼守規矩的步道
樂樹和季節的顏色也尚未染上好奇的眼角

蘆葦是蒹葭，茂盛是蒼蒼

那在水邊一大片生長的必定就是蒹葭蒼蒼也
說不定吧

來自一禮拜最後一堂課的最後一段說解

來自最後一聲鐘響的前方

謝謝老師的前方之後便

比肩穿越過補習的和家長接送的吵雜

身高一矮一高

髮則一樣短翹

加速超越過並排龜行的腳踏車

鞋子一黑一白

小手只牽了大概半秒

從中華路交會後便右轉向西北

始終不知道經過的到底是山門還是牌樓

只知道那遙遠很急迫地就將抵達

只記得你想當廚師而我想當老師

然後怎樣就開起了詩經的諧音玩笑

說只要發了言便將成為師了

只記得我們就那樣向七腳川的源頭走去

從日光漸漸轉暗到更暗的地方

上溯

沒有遇到太多的阻撓或詭異的繞道
複雜

安然談天在人工的筆直上

知道吉安溪和荳蘭溪其實就是同一條
歷史故事還在歷史書上
又伊人不在水的那一方

只當快車風起的沙塵頻頻落在規矩的步道
樂樹轉為金黃在秋天的一次重新尋訪
才知道那一大片真的就不是蘆葦

隔絕我們的則是無言的長大

(二〇二四・六月)

不成熟的喜劇

我也曾在星夜的樹林裏醒轉

人生中途的中途

黑色的天上沒有劇烈呼吸的飛機

一台柴油貨車七噸半和憂慮，

少許的行李

忽地穿過正與夢境作戰的加灣社區

怎能不寂寞當狼敵——

狼，獅子和豹還那麼抽象，

迷離。在同樣倚靠象徵修辭的黑林裏

巨大的荒蕪又怎能不攻陷綠色的

小心的城

沒有微涼的空城計

一路腐蝕過南三棧

匯源，清水和大清水溪

實在的疲倦與沉重的眼皮

老舊的皮帶和引擎噥噥

彷彿不願再去思索光明

嚮導味吉爾與埃涅阿斯

神曲與但丁

當熱戀的勇氣相繼於同一的天晚

觀看強盛的苦悶和懷疑侵蝕頻頻

又紅色流過卡那剛溪

溝通和中和仁與和平

想翅膀最美的天使是如何在

上帝的麾下猶豫，逡巡

只想用曾經操持過的語詞解釋

未知的終站與理想的涯岸交會後又分離

或勢必得直視宇宙最深層的抑鬱，悔恨？

正當花蓮和宜蘭恆久相看於大濁水溪

明白地浮沉於蜿蜒的公路
意識逐漸從墓穴底升起
狠敵們的追擊愈加迫切
小心的城的命運也仍是無可預測
追跡。直到所有的都逆風高呼——
綻放了綻放了自漢本！鼓音到谷風
觀音，武塔，南澳溪
才終於

終於在莫辨的闐暗後眨著閃現的眼睛
不願夜晚成為永生的情緒
並抹去我額上的七個P
禁止攀登永光之地的印記噢

大天使——
在茄冬，大灣與東澳之後見到遙遠的

約定。時刻隱含的不滿與擦身而過的流星
徹底醒來的日陽將希望鋪落在我們的海上

掌握。回想比大爆炸更古老的原始
渾沌與無限歸一噢
大天使——

湖東，蘇澳在這不成熟的喜劇
到台北約還要一小時

(二〇二一・十月)

否定的精靈

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你見我

哭泣

在案前久久

枯萎的牢籠

黑色填滿了時間所有的坑洞

入戲

等你出現：我神傷的朋友

破壞的罪性帶鬚

（最美好的莫過於從未出生）

灰白的後背和嚙齒

自由前來的惡魔造型一隻

一隻

否定的精靈

帶走我汲汲的酸汗與

營營的唾液

喚回我致命的幻想與

希望的逃避

像你在傳說裏幫助那阿美族的少女

犁田，種地

為你赴死的情婦勞作

離開異鄉的風吹而直見

真相的神明

更希望這是你最後一次見我

見我追尋

在原位盡可能地

非人的舞台

慾望擁抱過書上所有的知識

出戲

等你睡去：被少女的母親殺死的我的朋友

尾巴的毛髮全被脫去

（所有邪惡都是我的傑作）

被吃盡而無血肉的白骨

受迫遠離的奴隸形象一隻

一隻

惱人的老鼠

帶走我洋洋的思想與

灑灑的話語

喚回我失眠的詛咒與

侏儒的憂鬱

像你在傳說裏道別那阿美族的少女

勤奮，榮譽

為你赴死的情婦耕耘

離開真相的神明而直見

異鄉的風吹——

我也將吞下你

（二〇二五・七月）

志學

早已非吾十又五的年紀

驅車向南，副駕的窗子捉不下

迤邐的中央山群

層疊的海岸山脈則紛紛於左眼升起後又落去

砂石車飛石與剛起步的重機騎士

年輕的陽光甘蔗與溪

嘴裏唸唸的是剛學會的紫珠的族語：

紀哈克啊紀哈克

此刻如此美好，請你為我停息

某一山後的方位似乎將有確實的風暴來臨

來自科學的預測或想像認知

或輕或重的回歸的大風和雲

廣播電台或昨日的傷心

卻同時有可能迎向絕對晴朗的一個星期

像年輕的陽光墜落在年輕的學院屋頂

有志於學的思想頭頂

藍天紙筆與剛開頭的小說與詩

休養的稻田水牛與溪

水底潺潺的是村落的原名噢紀哈克啊

紀哈克

此刻如此美好，讓我為你停息